

印尼马来西亚

短篇小说选

王受业译



印尼马来西亚 短篇小说选

王受业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九·福州

印尼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

王受业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87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

印数: 1—2,200

书号: 10368·148 定价: 1.05元

目 录

印尼短篇小说

稻田珍珠	格尔松·波也克(1)
伊内姆	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14)
养老金	巴赫第亚尔·夏基安(28)
围厄	穆罕默德·阿利(41)
旧秩序	A·A·纳菲斯(49)
一个士兵的照片	穆罕默德·迪博内戈罗(55)
马狄亚斯·阿甘迦厘	格尔松·波也克(63)
艺术杰作	苏哇尔迪·伊德利斯(71)
油炸土豆片	伊万·西马杜帮(78)
格利木屠湖	蒂达·赛义德(85)
卖药棉的人	M·阿卜纳尔·罗姆黎(95)
巢儿里的小鸟	昆托威惹约(111)

马来西亚短篇小说

崩溃	格里斯·玛斯(126)
雨	哈姆扎·哈姆达尼(136)

天官赐福.....	哈梯佳·哈西姆(145)
土地.....	阿·瓦哈卜·阿利(156)
家庭中间.....	夏嫩·阿赫马德(167)
女人之死.....	乌斯曼·阿旺(177)
大雪纷扬.....	哈卜山·哈山(187)
想儿成疯.....	格里斯·玛斯(202)
译后记.....	(214)

稻田珍珠

格尔松·波也克

我真后悔极了，在这件事情上我竟成了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为什么我不能迅速推断一种行动的后果呢？唉！它搅得我日夜不安，彻夜难眠啊！

这里说的是一件区区小事。我是个生活穷困的人，我想博得一位年轻农村姑娘的青睐。她丢失了一百盾钱和一枚二十四成金的镶嵌珍珠戒指。一天清晨，我又踏上去我任教的初级中学上班的路，我习惯地要从一片广阔的稻田经过，再涉过一条小河。在河的对岸有丛丛翠竹，还有香蕉林、椰树林。我瞥见她在田埂上独自徘徊，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小妹，你在找什么呢？”

“昨天我从田间回来的时候，丢失一百盾钱和一枚六克拉的纯金珍珠戒指。”她边回答边寻找。

“这么贵重呀！戒指戴在手上怎么会丢失呢？”我立即帮她寻找起来。

“我干活的时候，包在手帕里来着，后来又揣进前衣襟

里了。”

“八成让人拣去了。”我吓唬她说。

“可是回家前我是看过的呀。”

“哎呀！真可惜，父母知道吗？”我不紧不慢地问。

“没有，我怕挨骂。”

“可惜呀。”我帮她寻找起来。

凑巧头两节没有我的课，我有充裕的时间帮她在所有的她走过的田埂上寻找。找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有找到。我觑她面部神情十分沉静，显得毫无变化。我想，她的心上一定布满害怕父母责骂的愁云。我断定那东西一定是被人拾去了，这更使我对她平添了几分同情。倘使这事被她父母知道，真不知她会受到怎样的责骂呢。

陡然间，我想起，我手头有刚拿到的两百盾现金，这是我的一位挚友得知我数月来没有薪水，透支给我的。我暗自思量，拿出一部分钱给她吧，就说她丢失的钱已找着。至于那枚戒指么，就说被人拾去了。

我如此慷慨地赠送给她一百盾钱，其实也是为了报答数天以前她给予我的好处的。那天我举着脱下的长裤，穿一条短裤头涉过流水湍急的小河。河水涨到齐腰深。长裤保不住也湿透了。我只得躲藏到河边一个比较隐蔽的草地上晾晒。

当我准备返回的时候，裤子却不翼而飞。我找呀找，后来竟遇见了她。她问，这裤子是不是你的？我当即感谢不尽。但却忘了裤子口袋里还有十盾钱，可能这是我遗忘在里头的购物的余钞吧，啊！这真是一次施舍！须知我几个月没有薪水，这种偶得十盾钱的兴奋，和一个饥肠辘辘的战俘得

到一点稀粥和肉食的施舍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她接了一百盾钱以后，旋即离去。晚间我又转念，她一定怀疑我在草丛中搜寻的当儿，拾走了她的戒指。她会以为，那戒指一定是被我藏匿了。我捶打着自己的头，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存在这种猜测的危险性呢？数日来我都处在这种悔憾之中。我很想见到她，可是那件事发生以后，我一直无缘与她邂逅。

某日，山里大雨滂沱，谷地里一片阴霾，我途经水稻阡陌去学校，沿路不用带雨伞。这一次我不能涉水蹚过河去了，我必须游水过去。倘是蹚水，可以把衣服和鞋拿在手里，衣服和鞋就不会湿掉。可是游水呢，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就很难说不会湿掉了。幸亏这条河并不太宽，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先把鞋扔上岸去，然后，再把衣服扔过去。

鞋飞过河面，滚落到河畔灌木丛里，总算没有落入水中。轮到扔裤子、衬衣了，我使尽全身力气扔出衣裤，不料在空中散开了，纷纷落进水里。

我赶紧下水去追赶，可是在这大约宽一百米的水面上，我的衣服已被流水冲得无影无踪了。我又游到另一个地方，穿着湿漉漉的内裤，寻找我的鞋去了。

“滚到那边草丛里啦！”倏地传来一个女性柔婉的声音。啊，是她，珍珠戒指的失主！我发现了她的面孔。

“小妹，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奇怪地问。

“弄点蔬菜。”

“竹林里也种蔬菜吗？怎么不到菜市场、菜园子去？”

“这不是菜吗？”她手里拿着几根鲜嫩的竹笋，在我眼

前晃动着。

“哦，我的鞋在哪儿？”我总算明白了她为什么要躲在翠绿的竹丛中。

“为什么来这儿找鞋？怎么不到商店去？”她反唇相讥。

“你见着我的鞋吗？”

“我剥笋子的时候，好象听见有什么东西掉进草丛里了。”

“哪边草丛？”

“那边。”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随地向草丛走去。我们来回寻觅，但还是她先发现了。

“谢谢。”我凝视着她。

“你要去哪儿？”敢情她是明知故问，我的去向她明明是知道的。

“到那边去一会儿，可是现在不成了，衣服被水冲走了。”

“发这么大水你还来这里，怎么不走大道呀？”她问。

“这可是一条捷径，不用花钱呀！”

“怎么不骑自行车？”

“没有车。”

“怎么不乘马车？”

“没有钱。”

“一位职工没有钱？”

“刚从一个发生大乱的地方搬来，有好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最后这句话是想赚她进一步探听我的虚实。

“你是一位学校校工？”

我只是笑笑，不愿意回答。

“你是个编辑？”

我仍是笑而不答。

“哈，你是干什么的还保密！”我被迫要回答她了。

“我是教书的。”

“教师！你是教师？”她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番。我席地而坐，极力使自己平静些，她眼里闪烁着近似讥讽的光芒，怎么教师竟是这副模样！

“你是教什么的？”

“初中所有的课程我都能教。”我自夸说。

“象你今天穿一条裤头儿的模样，能教所有的课程吗？”倏忽间，充满豪情的我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似地瘪了。

“当然不能。”我坦白地说。

“你家住哪儿？”

“在那儿。”我用手指着。

“那么说，你是不得不穿着这样的裤头儿回家罗？”

“嗯，不要紧，只要挨到天黑，不让人瞧见就行，离我家有一里路的地方还有一排民房。我怕被那里的人瞧见。”

“你能在这儿坐上几个钟头？！”她表示惊诧。

“那怎么不行？！”

“你不饿吗？”

“饿了，可以吃嫩竹笋，嫩香蕉呀，还可以上树摘椰子吃。”

“别，别吃嫩竹笋，吃香蕉、嫩椰子好啦。”

“肚子倒可以忍饥挨饿，只是一个教师穿着这般湿漉漉的裤头儿在村里招摇过市，那多不好意思！”我自为解嘲地笑笑。

“嘿嘿……”她嫣然笑出声来。

“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又重复说。

“我先走了，我要赶紧给我父亲烧菜去，我和你在这样的场合下谈话，真怕被人瞧见。”她离我而去了。

她走了以后，我在想，还不如干脆坦白地说，这一百盾钱是我给她的。倒霉的是我刚给她钱的时候，正是我好几个月断了薪水的节骨眼上。再说她也耳闻目睹了，为什么我非要天天路过稻田，而不骑车、坐车呢？唉！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竹林那边了。

我坐着打了好一会儿寒颤。太阳偶尔从云隙里露出脸来，我终于把身上的裤子晾干了。约莫下午两点钟的光景，我困乏得打起瞌睡。附近有一个破茅草棚，我钻进去躺在里头，一时竟睡着了。突然我被从棚顶窟窿里飘进来的雨点惊醒。此刻我感觉饿极了，从一大早起我水米还没有沾牙呢。在不远的地方，风儿吹拂着香蕉树叶——顿使我产生以嫩香蕉来充饥的念头，可是我又害怕被它的主人当场发现，活捉了去。香蕉树从上方的椰子树的叶蔓在轻风中摇曳，诱惑着我的辘辘肌肠。倘若我从那长满一簇簇椰子的椰树上摘下一颗椰子来，只要我老老实实讲明我的情况，想必主人是不会嗔怪的，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我迈开脚步，爬上了树。我只摘了一个。有一个充饥就够了。我从树上滑下来，用石头

碰开了它。

当觉得肚子填饱了，我又倒头睡下。睡得真够香甜的。当我睡梦正酣时，我被人摇醒。我十分吃惊地爬了起来，心想一定是那椰子的主人来捉拿我了。

“你吃过东西了吗？”那位丢失戒指的姑娘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吃过了。”

“在哪儿吃的？”

“吃过椰子啦，可是没有付钱，主人还不知道。”

“这是我家的椰子，你怎么就摘一个？”

“多谢，多谢。”

“这是竹筒煮饭，香蕉。”她指着篮子里的东西说。

“嗨，太感谢你啦！”我剖开竹筒。

“正好我给父亲送饭，他在田里干活呢。给你也捎了一些来。”

“谢谢你的好心，你还想到我呢。”我嘴里一面嚼着饭，一面说。

“这不是好心，人遭了灾难总得给他做点好事呀！”她说话的语气徐缓自如，而眸子却凝视着我。

“你真聪明。”

“那当然，做人就应该聪明些，不然呀就会受骗。纵然有时候人家在你面前谎话连篇。”她的目光又朝我逼视过来。

我的心房骤然一阵震颤，我意识到她话里的意思，这是暗示，谎言是骗不了这个成熟的姑娘的。她现在果真怀疑上

我了，以为是我拿了她的戒指。谁能料到呢，说不定她来这儿正是她父母设下的圈套，以谈情说爱为诱饵让我上钩，而老泰山却躲藏在竹幕后面窥视这场好戏哩！我害怕极了。

“警察会就这样抓走我们俩吗？”我问。

“为什么要提到警察？”她皱起眉头。

“不，我是说，人们见着我们俩这样，会不会怀疑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来？”

“让他们怀疑好啦，人正不怕影斜，反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好啦！其实我是对的，虽然陷入了一个小小的混淆之中。”

“说些什么呀！我不明白。”

“哦，我想你是相当明白的，小妹，你上过什么学校？”

“上过稻田和厨房学校。”

“不过你的言语足以使我胆战心惊的。”

“说真格的，我的学校就是稻田和厨房。”她拎起篮子，脸上绽露微笑，不辞而去了。

我想叫住她，和她讲明原委，可是心曲难表呀！的确，鸿沟罅隙已经如此之阔，一切是难以言表的。她的莞尔一笑和附加上的食物都是陷我入鸿沟的伎俩。如果说先前我下意识地援助她一百盾钱，那是出自人的良心和对这位村姑娇颜的好感，是稻田爱情初恋之心的萌发，而现在，我却慑于这种爱情游戏了，原因是它包藏着多么大的危险哟。她

可莫要以这样的先决条件来接受我的爱情，即我必须承认，那枚戒指是在我身无一文的境况里拾到的。见鬼去吧，爱情游戏！我想倘使我的工资全部寄来了，我会以三倍的代价偿还她的戒指，同时还要声明，我根本就没有在稻田里拣到这个宝贝玩意儿。

我脑子里倏忽间又闪过一个念头，但愿她的老父别再在竹林里窥视我的动静，我要请她的父亲出来认识认识。

“哎，先等等，小妹。”她走得较远了，我才召唤她。她缓缓转过身来，她一定也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

“有什么事吗？”她走到近处问。

“嘿，没有什么，只是想和老人家见见面。”

“行呀，但此刻他正忙着呢。”

“另外，我还想请你和令堂令尊行行好。”

“什么意思？”

“先和你父亲见见面吧。”

“然后呢？”

“认识了他老人家，我想借他一件衣服穿回家去，长时间坐在这里实在受不了。”

“可是我担心，现在就去要，恐怕我父亲不会给。”

“现在当然不行，我还不认识他呢。那也没关系。”

她独自蹒跚而去了。现在我算弄明白了，她帮助我原来是三心二意的，仅仅为了想探听一下我这个捡到珍贵宝物的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又回到草棚里躺下，强迫自己睡着。太阳被浓重的黑云遮挡，时隐时现。忽然骤雨急至，伴着狂悖的风儿噗噗而

来，我浑身哆嗦，再也不能入睡了。

突然，她冒着倾盆大雨又出现了，我的心又战栗起来。

显然，她这次来，后面一定跟了随她在远处竹林里窥视我的老父。可我毕竟不是笨伯！——我这样想。

“再次欢迎你。”我上前迎接她。

“冻坏了吧，这是我给你带来的衣服。”

“怎么下雨还让你忙的？”我说。

她不吭声。

“谁的衣服？”

“是我父亲的。”

“你父亲现在在哪儿？”我问。

“在稻田里。”

我环顾周围，一面往身上套衣服。她的眼睛也在扫视四周，大概是在担心那在竹林里的监视者被我发现了把。

“你不用担心，我自我监护。”

“啊，那我就先走了。”她钻进雨的帘幕中去了。

“我怎么还你衣服呀？”我大声地问。

“就你方便，什么时候都行。”她也大声回答我。

狂风骤雨摇撼着她，她渐渐在我眼前消失。一种怪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升腾：这件衣服可别成了他们向我投来的物证啊！我的心扉也被风雨和这怪念头摇撼着。在这略可避雨的草棚屋顶下我裹衣而坐。风停雨歇，我开始动身回家，天色渐晚，我只得摸黑赶路了。

上帝不负受苦人，不久，我殷盼数月的薪水总算到手了。除去偿还债务，仍有盈余，我霍地变阔起来。手头宽裕

了，打算做些什么呢？首先我应该再作点好事，报答这位村姑娘的一番好意。我应付给她三倍于珍珠戒指价值的钱，我要对我仅出于怜悯和同情之心而不假思索地承认自己拾到她的钱的愚蠢行动昭雪。

我又和她在旧地重逢了，那是她从菜园子和稻田里回来的时候。

“你好。”

“好久不见。”

“我有自行车了。”

“那干么还走稻田呢？”

“因为这条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现在你富了。”

“是呀！我也知道我总是被人监视的。”我说。

“什么意思？”她皱起眉头。

“因为人家会怀疑我这自行车是用卖了珍珠戒指的钱而买来的。”我开宗明义地说。

“谁怀疑你啦？”

“除你和你的父亲，还会有谁？”

“我看你是自己疑心自己！”她这样说，我怎能相信呢。

“我向你认错。”我说。

“什么错？”

“先前我帮你寻找你的东西来着，是吗？”

“是呀，后来你给我一百盾钱，对吧？”

“可是那钱是我自己的。”我惴惴不安地说。

“你干嘛要这样做呢？”

“我可怜你，担心你会挨父母的骂。”

“啊！”看上去她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

“我把仅有的一百盾钱给了你。回到家里，我寻思着，你和你的父母一定会怀疑是我拾了那枚戒指。”

“这么说来，你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自己罗！”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一心只想作点牺牲。”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或许这就是一篇怜悯的故事的开头吧，看来这确是一个令人忧郁不安的故事。”她保持沉默。我接下去说：“为了消除它，现在我就付给你比那枚戒指贵三倍的钱。”我随即把钱递过去。

“别这样，请把钱收起来。”她把我的手推开。

“收下吧！我是不愿被人怀疑的。”我把钱扔在田埂上，便离她而去。

“请等一等。”她不顾地上的钱朝我追来。

“为什么不拾起钱？”我转过身来问。

“和你一样，我心里也一直难受着呢。”她激动地说。

“为什么呢？”

“为这一百盾钱。”

“怎么解释？”

“我不曾丢过什么钱和戒指，我只想和你认识，因为我见你天天踏着烂泥上班，我打心眼里同情你。我给过你十盾钱，那是想给你坐车用。可是后来我又转念，这样作就视你作贫贱而侮辱你了。而你却给了我一百盾钱，这真叫我头晕